

通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又二 詩文集二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董崇相詩序

黃貞父白門集序

潘無隱集序

潘樾恭詩序

徐元歎詩序

孫曇生詩序

南州草序

程惟德詩序

留臺奏議序

陪郎草序

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又二

詩文集二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於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

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鷲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歎媚能振世其氣宇閒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爲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於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爲詩則欲有詩

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爲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先達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爲名無損益於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爲之不虛而力爲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爲詩之所止彼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於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於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爲詩者所以至不至之

故皆不出此閩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
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爲詩似其爲人非惟
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
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
過於同能而兼長者遜其專諸公亦知予不
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不欲使
有聞於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啣枚
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爲不及獨往不已寧
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
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
吾輩爲詩不能有名於世則已幸而有名於
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其人者爲之深省
內愧焉於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黃貞父白門集序

自白門以往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
於山水者故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

無踰於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討其
山水之爲清深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謂
人情私於所至所見而不能達於所不至所
不見也云爾及觀吳越人之遊白門與夫遊
而不欲去乃有甚於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
於所至所見而已也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
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
落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胷中一往悠然穆
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以
若人而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偃仰於
金陵曹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於
貞父者焉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至白門而
獨妙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爲之然使其胷中
一作炎冷遠近之想則雖日置身秦淮蔣陵
中而其心目已有如不見且不欲見者矣古
今真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樂然予嘗誦

其遭物悼遷斥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冲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固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於白門非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檢諸集獨以其在白門者委予爲序似若有所私於予者非謂予能知其白門集之妙也知予之有私於白門而欲遊且止於斯也

潘無隱集序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於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於古人今之所謂熱者如是而已予則

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
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多矣
不使之盡其才以達於古人不已是吾設心
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
欲以吾之說絀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
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
於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爲冷
爲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
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
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
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
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
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
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於
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
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

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
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
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乎不勝驚喜恍
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卽無隱之不自得而更
請於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
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
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
學琴於成連也從成連東海之上聞海水汨

沒山林冒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
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
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
三人居久之烈侯迥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
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
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爲海水
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乃友夏也
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

才而真自達於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
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
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於二子者
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
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
佳之中者也

潘穉恭詩序

予已酉客白門已識潘穉恭詩癸丑舟泊江

有持刺逆予而舟已發者穉恭也丙辰與
穉恭相見於廣陵又過真州訪之於其家客
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穉
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穉恭且之燕
始徵予序值予病然予病未嘗不序人詩也
穉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穉恭詩憂近
時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
一脉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措或

曰鍾子竟陵人也予始逡巡踈踏舌橋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蔽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近之公安諸君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陽歷下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言出於愛我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於警人傳之或遂爲口實元長之論是也煩穉恭語元長請爲削此竟陵之名與迹予序子詩以報子穉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穉恭生新安居於真州真州爲燕齊吳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於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於酬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履無所不到不患於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於聞見之不博歌兒舞

榭旅進射代不患於意興之不酣而穉恭以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因頓不偶有以洩其抑鬱不平之氣有兒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留心邊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所以交資穉恭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願穉恭富有日新挫名匿迹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今之嘉樹林則穉恭之嘉樹林不曰新安真州也橫山社則穉恭之橫山社不曰新安真州也燕遊草則穉恭之燕遊草不曰新安真州也予以一帙從穉恭後請告元長爲削竟陵之名與迹而日孳孳焉穉恭許諾

徐元歎詩叙

惺論詩人罪其苛苛于今亦苛于古此物論也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斯之謂苛

夫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彼之可者
自在不怨於已而無損於人惺雖愚不爲也
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唯是惺之所不敢遽
以爲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
者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
一句之妙師之友之愛之敬之必誠必信乃
亦有妙至于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
理數機候人問予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
入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明而已予讀元歎
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篇
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卽可之義也
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
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
自畫乎予于今古人無所不苛而獨以一可
字畫元歎予亦何讐于元歎哉去歲友人范
長倩曾示元歎詩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而

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爲可今未踰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寬也其故可思也

孫曇生詩序

錫山孫曇生茂才者少宰栢潭先生冢嗣而吾師鄒彥吉先生之壻也生有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又有出世之識而粹然一出於學其藏書富而精與吾友趙玄度並稱予過錫山

及見其人聞其言讀彥吉先生所爲志銘者卽其人也其子出其所爲詩乞予序者卽其言也鍾子持其詩讀之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始竟竟而歎曰古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年者能待人者也故人之年卽人之福也待人而觀其子孫爵祿之成者其爲福也俗而短待人而觀其文章器業之成者其爲福也清而長人之無子孫無爵祿而獨有年

年一得待其文章器業之成者俗人之所謂窮君子之所謂福也曇生年三十二而卒可謂無年矣然予讀其詩私謂曇生可謂無年而要不可謂無成其說曰人之爲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名入才入興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不復躁實之不復浮不待年而成也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聽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則不可止者也不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及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亦可止者也曇生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出世之識一無所見而一見於詩其融會鑑裁又無年足以待之宜其躁者之不能遽平浮者之不能遽實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流無借無強無離無竭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

以持其名其才其興而名與才與興不能自
持故其所成異也年之爲人福也爲其能待
人有成耳如曇生之文章器業不待年而成
則其無年庸詎可謂之無福乎予長曇生一
歲束髮爲詩文今老矣獨有一子肆夏端慧
精勤可託以世業十六歲而殤記其彌留之
際忍淚執予手曰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
獨一生恃支心力兒能存而守之今見曇生
二子表其父之詩而乞予序予雖老而不死
詩固未必其有成然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予
之讀曇生詩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而後
竟竟而歎焉有以也

南州草序

昔人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合
體用兼華實之言惜今人於所謂立言不朽
者直以詞賦之言當之無論視立言爲浮且

淺適使簿書俗吏薄視文士爲無用則此語爲之此不講於經國二字之義也然謂文士爲無用而欲專以無文矯之此亦不足以服文士之心愚以爲文不同有知其不可見於事而姑托之言者有不甘徒託之言且欲見諸事而卒以空言終者凡此皆一工之文不足道也世不有已見於事又能出之爲言意所已及乎能追之足所既至口能道之真至

嗚達按之有緒讀之成章使天下謂用世者不必不文而能文者不必不能用世欲求其人以實之而未易言也南京兆徐德夫先生者今之經國人也成進士兩爲令有兩爲令之事因而有兩爲令之文已爲南功典內計稱平而核有考功之事因而有考功之文晉光祿少卿有光祿之事因而有光祿之文其體爲公移爲奏疏爲書牘其流爲序爲記爲

銘爲諸雜著而統名曰南州草者姑從其姓以爲集也愚誦之數過而始得其槩原本舊章錯綜時宜大都一事之起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揀不敢目之爲文而要不可謂之非文旣已謂之文矣而終不敢直以爲文愚嘗謂文莫盛於漢漢有兩司馬今槩以文人目之若長卿之文吾所直以爲文者也至於子長之史論河渠天官封禪以及春秋戰國之用兵衛霍李廣之禦虜本末原委今之職其官當其事者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者乎今槩以其文讀之其最枉者平準一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相因相反之故略具其中大意言漢武之生財鬻爵鬻獄而不效鑄錢制幣而不效耐金勸輸而不效以至平準已行而猶不效乃以貨殖一傳收之論地利物情人事如指掌若曰生財

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
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救者也乃謂家
貧不能贖腐刑而致羨於富厚也豈不謬哉
大抵古人之文或未有其事而先言之或已
有其事而後言之然未有可託之言而不可
見之事者若徐公之文正所謂以經國之大
業爲不朽之盛事予之序其文亦以使人知
既見於事又能託之言天下猶有此一種之
人此一種之文於以紓經世者之氣而服
文士心結俗吏之舌也夫文錦以飾婢工
於嫁婢而拙於嫁女金錯以飾櫝明於售櫝
而暗於售珠若夫女如尹姑何妬於文錦之
婢珠如隋卞何妨於金錯之櫝哉然則公之
文止此乎未也公之事聽於官其文聽於事
公爲京兆有京兆之事自有京兆之文國家
多故嚮用方議由是而之焉居是官則有是

事有是事則有是文公之文蓋未有已也

程惟德詩序

吾邑中夫人而爲詩也猶粵之鑄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也予是以不敢爲異而不能不爲詩非真能詩也非真能詩而不能不爲詩則當其意滿才窮嘗有時乎不爲詩雖邑中人或亦不罪予異程惟德之于詩無時而不爲者也甲寅惟德以予官於北持其詩陸行三千里而訪予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若相避焉今年辛酉予官于南惟德又持其詩舟行二千里而南予不能避也然予以病後不敢爲詩矣又若相避焉予雖不避惟德而其迹疑于避詩何者以不能詩之人特以不敢爲異之故起而爲詩則其於詩也福德不厚機緣不深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惟德之未至白門也譚友夏爲之致書於予曰惟

德詩可愛其人可敬君又得一徐元歎矣徐元歎者吳人徐波予已未遊吳所特許其詩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惟德曾中挾一徐元歎以來謂予之必序其詩不知此二年前事也士隔三日時勢興願爲之一變况二年乎卽友夏此語似猶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爲詩也且非獨予不爲詩而已也去年予弟恮死其秋予病亦幾死元歎遺予書以生死事大戒予爲詩而勉予學道其言絕痛元歎忠恕人也戒予爲詩必以身先之元歎之不爲詩也必矣而予又安能元歎詩乎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予故於惟德一人之詩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于相左而不能不愛其詩敬其人是以又爲之序也

留臺奏議序

代

留臺奏議者緝庚戌谷中所選南臺諸臣奏

議之言也故事推臺班長者一人序之某以次當作序不能辭拜手陳言曰某於今庚戌谷中留臺奏議而重有感於言路之際也國家之有兩都如周鎬與洛其設亦不能有所軒輊而言官尤重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隨俞隨就列自神祖末年鄭重遲迴幾與大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始得旨不知者曰

上實有所疑知者曰上實重此官而用之

如不得已夫疑之與重之九天之上九淵之內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抑聞事君者曰自靖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上有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子之所謂勿欺而犯者也顧在留臺難言之矣留都與燕京並稱其於春明門外猶然天涯也匪惟九閹之視聽最高有所不能下周而諸臣之耳目漸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有

京都之名而形近於省會官有近臣之責而勢疑於外吏卽風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路及傍人所以諒言官彼身當乎此者其胷中口中豈可全恃此四字哉今觀庚戌浴中之在留臺者若而人其人若而年其言若而篇近自官府遠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政事之脩廢言人人殊其間水火之相濟而琴瑟之明本之以自信之心而出之以不敢自輕之品自不可掩於筆舌之中而或可得於語言之外苦心深計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鑒之者雖然爲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都之臺臣尤難故某於序留都奏議而重有感也

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鍾子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爲言

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謂其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也以爲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下無人不詩矣卽自予有知以來郡邑中不爲詩者幾人哉定如於其時退然不與人爭默然若有所待及向之爲詩者與盡而返屬厭而自止定如且成進士作令而陪都儀部郎予

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月之綽約賓朋之婉變幽獨之閒適予鮮不與定如俱而詩隨之始予言詩定如虚心相聽及定如一語之獲一境之會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今以爲氣不豪語不俊不可以爲詩予雖勉爲豪學爲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詩終不能工定如恬朴人也於世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而定如詩獨工

世固有不必要豪不必俊而能工詩者吾請以
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
不如靜薄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於靜與
厚者正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
爲事之所不可無無故而詩以之興終詘於
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詩以之自廢其興其
廢不出於性情而出於聲譽於詩何與哉定
如之退然默然也其詩固久已足於中其出
而爲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言其
心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屬厭而
自止之時也予與定如同里矣相與以詩老
肯聽定如之盡而返屬厭而止哉然則定如
之詩未可以陪郎草量也其曰陪郎草者自
題其作陪郎時草也

心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三

時義一

李生時義序

文天瑞時義序

隱秀軒時義自序

黔錄小刻引

蕭伯玉時義序

沈雨若時義序

劉生制義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三

時義一

李生時義序

夫以李子而肯為時義奇矣以李子為時義世必以為嶽嵴歷落潦倒昌披似其為人乃李子顧有時詳言安步喜為儒生誦說故李

子之奇於爲時義也奇在乎不盡出於奇也
使李子必以盡出於奇爲時義則亦李子之
常耳烏在其爲李子時義哉梅子庾曰李子
時義勝於詩談又勝於時義李子有怪才僻
骨其出沒起止大要與世不相蒙李子年才
二十五六青衿緇鉢韋筆墨之徑屢遷易
而不爲煩速往返而不爲幻其脚跟而孔種
種兼人嘗感謂李之

脚無復可換之面應取前段行徑更番數過
耳且世界中文烏得無李子介乎前者且有
無限不快之人與不快之事言之則傷體忍
之則衝喉李子時以憤諛狂慙之致發之此
時笑哭不得喜恨俱難卽李子何利爲之徒
以談說爲周慎君子服勞代怨博旁觀者一
快此時覺世界中著一李子不厭其多世之
不能容李子與不欲取李子者大底皆周慎

陽明先生文集
君子夫周慎君子又烏得無李子徒以一言蔽之曰偏耳李子而不偏世亦烏用李子爲哉與其僞也能偏然李子又能以儒生誦說爲時義由是則可以盡其怪才僻骨而有所不爲李子安得以偏蔽之夫士之爲文作事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者賢者固不可測當別有一副心眼對之李子自有倉脆問劍二集有序之者余不論其人其詩論其時義嗚呼又烏知余之論李子時義也非所以論李子之人之詩也

文天瑞詩義序

詩之爲教和平冲澹使人有一唱三歎深永不盡之趣而奇奧工博之辭或當別論焉然秦詩駟鐵小戎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校獵諸賦所不能贊一辭者以是知四詩中自有此一種奇奧工博之致學者不肯好學

隱秀軒詩義自序
深思畏難就易槩託於和平冲澹以文其短
此古學之所以廢也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
沈之思其所爲詩義蓋猶有秦聲焉然有寄
情閒遠託旨清深又使讀者想見其蒹葭白
露在水一方不可遠近親踈之意天瑞之爲
詩義蓋聊託於駟鐵小戎之音使世之學者
知有此一種之詩以廣夫畏難就易者而已
矣而和平冲澹之教卒不失焉是則天瑞之
所爲詩義也

隱秀軒詩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
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
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
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
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
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

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
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
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喜
者正不佞所歆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
於斯者也

黔錄小刻引

已試士於鄉而奏之 上有錄錄六八二十
篇宜皆出於士前此或主司代之主司凡二

人主者初試於書義取其一其三副問之於
經王者取易書副則春秋禮記詩二義或分
焉再試主者論一副表一二試主者於策取
一問三問五問副又問之前後二序又分焉
近議仍用士文貴信也仍用士文而主司者
又文之曰不莊也不裁也敬之道也猶之和
服不可入朝而要襪之不可廟見也其義一
也乙卯黔試惺爲副其錄衷舊新例爲之事

竣而途而里而都欲得而觀之者衆度險徑
輕裝不能多齎則別爲小刻刻初試文凡九
首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焉已登於錄者爲
論義一詩一春秋禮記各二其職也書一主
者命之也作而未登於錄者論義又一與錄
微異禮經擬而未出者義又一以自試也先
士也存之者不棄其力也殺其幅約之使
輕也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者亦不能多齎
之意也然則錄幾乎廢與曰烏平廢有一三
試之文及序在也

蕭伯玉時義序

國家以時義取士士之見取者不必其皆至
也必皆至而後見取士之見取者其與有幾
哉士之見取也易而時義之求其至也難何
則取者命至者文然不知命則其爲文亦必
不能達其才之所能如此與其意之所欲如

此以求其所爲至今士之爲文以望取者其
文原未至也一不售以爲吾文已至而不見
取則亦不必其至相率爲苟且卑淺之文以
庶幾乎一取嗚呼此無論文也其爲文之意
何如哉文體士習之所以日壞者大要皆此
一念爲之也吾友蕭伯玉以文名世久矣丙
辰捷南宮明年壬戌始裝入對寄其所爲時
義於子子得觀之欲有所奇於其格不奇不
已欲有所精於其理不精不已欲有所厚於
其氣不厚不已欲有所奧於其詞典於其事
不奧不典不已予爲文非惟不能如伯玉之
奇之精之厚之奧之典卽能之而有所不敢
其不敢者何也意亦以爲文之至者不必其
見取也云爾由是雖不敢爲苟且卑淺之文
以求其見取亦不能不調之使和收之使近
然予之偃蹇諸生世莫能有過焉其幸見取

者豈調之使和收之使近之效哉其亦曰吾命而已伯玉之意以爲文之見取者不必其至至者亦不必其不取至而不取則吾之文自在也然伯玉之見取也與予同而其早得過之伯玉蓋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伯玉之文之至也夫一時義耳必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至也則其至可易言哉

沈雨若時義序

唐重詩用以取士其工者內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因而得科名焉則其羸也明重時義亦用以取士其工者得科名因而內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焉則其羸也羸者數外不可必之物得固欣然失亦有以自處之謂也要以科名之在詩與在時義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謂內以自快於已外以

有名於世者在詩可必而時義則不可必也
故詩如李杜可以布衣終其世時義如王唐
而不得科名則退而無以自處時義如王唐
而不得科名者誠未嘗確然見其人然其得
之者固已有不可言者矣得之者有不可言
世遂疑王唐之文反未必得相戒不敢爲王
唐之文而其文始絕於世嗜其甚也吾友沈
雨若高才博學奇趣深

而恒病病幾不能就試就試矣吾爲之喜已
而試不中吾私爲之戚雨若亦有快快者
予爲廣之曰夫時義之工不同有工而不必
得者深險精核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必不得
者高華奇肆之文是也有工而必不得者幽
寒艱促之文是也有工而必得者靈暢溫秀
之文是也子之時義機靈而局暢氣溫而色
秀未嘗操必不得之具子何憂焉子不嘗作

詩乎子不以子之窮罪詩而獨怏怏於時義者何也世不以詩取士故也時義之於科名有可以得之之道人遂有必得之心因是以有不得之怨夫時義之於科名工者不必不得怏怏於不得者不必得而反以不工譬若以作詩之心作時義期於工不期於得吾見之文日益工而卒亦不必不得觀子之文近春夏而子之意常涉秋冬夫春夏者通之象也秋冬者塞之象也養子之爲春夏者以待其通去子之爲秋冬者以勿疑於塞爲子計者不亦兩得乎雨若曰吾非怏怏於文之工而不得退而無以自處也吾所爲怏怏者念吾幼而孤倚祖爲命間關教養集蓼茹蘖今齒長矣長此安窮前後顧影私心不能無少望自今以後者得失一勿敢問專待子敘以不朽吾文耳夫得失一勿敢問而專待一

序以不朽其文此正吾所謂以作詩之心作時義者也予得之矣

劉生制義序

予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於予者然予於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既以文請於予則其譽之也必悅卽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穆卜常願其佳而不願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爲罪然或因吾言而內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志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之道利用譽而不利於規然使其文真可譽吾亦何必規之以求罪也伯宗兼此數者而出之以虛心不以予無所知千里外疲勤啟請至再至三由是雖規之諒不予罪乃伯宗之

文斟酌才法影畧情理種種佳處雖欲不譽之而不可得使予有賞心之樂而又得免於違心之悔伯宗惠我已多嗚呼此固予之私禱穆卜於四方士而日日以幾者也

陸生制執序

一太傅問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車人答云一如芝人玉人欲使生於庭堦耳此孝友至性人語也夫子弟誠不易佳佳矣而非有父兄孝友者以居之則亦不知有佳子弟之樂予先世篤於兄弟蓋三世同居予有弟四人皆頗才而中道失其二此則予孝友不至之報而予同年陸君啟終鮮兄弟携其從弟君騰官刑曹五六年須臾不忍去身予初見君騰時年可十四五警婉可念君啟教養婚姻父之師之友之又二年見君騰氣英而純神朗而淵骨秀而實所爲應制文闡入

吾輩堂室君啟輒舉以示予芝蘭玉樹非唯
植之庭階迨其扶踈森挺且引客共賞之何
者孝友至性始知有佳子弟之樂也予與君
啟同有愛弟之癖然君啟有弟一人而不勝
其樂予有弟二人而耿耿負痛自無而有與
自有而無予與君啟所遇有幸有不幸而其
不失爲愛弟則一也君騰又贈予詩波瀾老
成有小子自矜曾御李阿兄常道不如伊之
句從此法古匠心好學深思當以詩成家昔
張九齡之於孟浩然王維之於錢起李頎之
於皇甫冉岑參之於嚴維於詩分三唐而皆
獲同時作詩樂當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後
承接少此一段不得况自其家有之乎然非
君啟不知有佳子弟之樂非予不知君啟能
有此樂以是知父兄子弟間能有讀書爲文
之樂忘窮而忘老者皆孝友至性人也

文軒文集目錄

序四

贈賀一

尹母曾太君序

陳公九十序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吳太母壽序

譚母魏孺人五十序

湯祭酒五十序

袁太母八十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四

贈賀一

尹母曾太君序

尹母曾太君者尹子長母也子長孝廉而太君爲之母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其爲子長母而余謂能重太君使其名

益立者子長也太母實無以爲也子長之爲
孝廉而太君之爲子長母天也太君豈自知
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母者哉子
長先子魁然丈夫甫弱冠而齋志長畢髡彼
兩髦實置此兩老人及三尺孤以鼎一日未
亡人太君於其時年二十有一耳以一日未
亡人提三尺孤以卒事兩老人間左族右刀
俎魚肉匪他之志至不諫於天只蓋至今日
垂四十年子長以文章起家稱孝廉而太君
稍得爲太君矣然余以爲能重大太君者子長
也而太君實無以爲也以子長先子齋志長
畢不於其身於其子也則欲子長有今日以
間左族右之刀俎魚肉也則欲子長有今日
私願太君有之然卒有今日如太君願者天
也太君自爲計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
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古之忠臣孝子烈士貞

婦志誠不在報萬分之一或不能忘情於名
太君爲今日子長母庶幾得報以名然更四
十年而後得爲今日四十年中有一日不廻
旋於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者乎一
日猶難況四十年三四十年井上之石巢下
之卵蓼中之蟲而以爲名吾有以知太君有
不爲也子長雅不欲以名事其母雲杜太史
許爲太君立傳子長姑爲異譚曰以不肖孤
盡浪一第願以異日夫子長豈以一第爲子
長而太君豈以子長一第爲子長母者抑聞
之苦心孤志不求聞於世者不晦之心也闡
微抉幽予人以名者不朽之言也令太君不
爲子長母余輩能墨不成一言使後世知有
太君乎然世之能爲太君者時有一二以無
子長爲之子而世不必知知之不必爲言儻
余所謂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

以爲子長母者乎此自子長能重太君而太君不必子長母也

陳翁九十序

夫造化淳固龐灑之氣雖其散焉無復有幾必將獨有所存而時見於一家之內一人之身以不至於盡夫其散而獨有存存而見於一家一人者則此一家之內一人之身其所取於造化者必專且厚而予之者必久而博金陵古麗侈地靡靡至於今日所謂濇而將盡盡而幾無餘焉者也陳翁生於閩二十而家金陵今年九十矣古心質行居金陵七十年七十年中未嘗纖介有違言忤色於其里之三尺童子昨隸販夫者如一日不言而飲人以和熏其德而善良舉歷代五都六述囂靡之場化而爲畏壘尸鄉不幾乎道而能之乎過其門寂如煦如者不聞而知其爲翁之

廬也行其庭雍如穆如肅如者不問而知其
爲翁之堂也接其人恬如溫如怡如春風醇
醪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子若孫也非所謂
淳固龐灝之氣散焉無復有幾而獨存於一
人一家者乎造化於翁蓋有異數加禮焉雲
間陸大宗伯年九十五六矣嘗語陳仲醇曰
天地如逆旅人生其間如僦屋而居期滿年
至主人見索亦須歸之仲醇曰然若僦屋者
不得罪主人謹身洽鄰主人愛之多住幾年
亦未可知此任世長生至言夫以造化儼然
有此巨室廣廈萬間抑豈不欲使人長處廡
下屢遷數易良非其願如翁者所謂僦屋百
年未嘗一日得罪主人主人方將用廈屋貯
翁長畱爲廡下居人得榜樣久而安習而忘
鵲巢魚筍有而不歸誰其索之欲勿九十得
乎鍾子曰若是則九十又烏足爲翁壽焉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夫人之所受於天雖其取之有道致之有本
要以遲者必可久而太速則易盡而天之予
是人也有期有數先期者約其數及期則如
其數其過期者未有不溢於數外者也幸而
及期予之或先期焉而又溢於數外自非天
之所私將必忌之而過期者如償責然時日
已過厚其息以酬之雖予與受者亦以爲常
而不之怪故可久也人之欲爲可久喜於爲
造物之所酬而重犯其忌也必矣然而不欲
過其期者何也蓋亦曰人壽幾何所不可知
者年也令人人知有大年上壽亦何所不可
待而必爲此易盡之道哉予同年魏士爲母
樂太君者古賢母也太君少而攻苦佐士爲
先子爲名儒爲廉平吏其從士爲先子令於
粵也脫重囚法不蔽情者於死不難違直指

意以信其所是撫猶子如子及其孤蓋有隱
德特操高識焉其受於天也不可謂取之無
其道而致之無其本天之所以酬之者是宜
其時必早而數必溢乃太君前有子七人皆
夭年且踰四十婦人喪子至七人年且踰四
十已自謂不必有子矣不必其如士爲
有士爲爲之子不必其遽有孫孫不必復有
子而太君皆身有而目見之又若或使其大
年上壽皆足以待所謂過期而予數外酬之
者也卽以士爲之才情精出風骨邁往法當
早達士爲年三十六成進士在他人不可謂
遲而士爲已不爲速今年太君年八十士爲
與予同官使職同考績士爲愀然曰吾母劬
勞聖善年踰四十而始有子子年三十六而
始通籍官三年而又格於例不得移恩於母
吾於吾母也何日之有此自士爲宜爲此言

而非太君志也太君非凡母也古賢母之戒
其子也曰吾聞以善養不以祿養推斯志也
卽過期而無所予已自安之況以時之久近
數之盈歉動其中乎予與士爲居官立身志
業相成過失相規誓以榮衰早暮置之度外
而未免各爲其親屈然而士爲之母非猶夫
人之母也必不以欲速爲士爲累語曰枉尺
直尋羸糧躍馬惟恐後時趨時若鷲鳥猛獸
之發願與士爲交捐此意世以滑吾以鈍世
以競吾以恬世以奇吾以平世以刻吾以恕
世以比吾以孤世以濃吾以淡世以捷吾以
需世以汰吾以嗇遲至寡取太君志必安之
觀太君事事皆得於遲卒亦無不得而天若
特予以大年難老使其時足以待是其意似
皆出於溢其數以酬其過期之予者無論士
爲耻不肯速亦不必速夫養親志而上承天

意以事其親者是士爲之守身以爲孝者也
惟壽士爲母爲士爲壽其母與子爲士爲壽
其母者可以此言進也

吳太母壽序

明年吳明仲給諫有母某太君壽七十於是
楚之官於京者謀徵言而觴之明仲拜焉欲
徵其母德以介言明仲感然而辭是非明仲
之意而太君意也蓋明仲致太君之意以爲
明仲先子負獨行隱君子之德生未及受
筆者一字之褒使其聞於世婦人何德使諸
大夫國人知而言之若猶是不知而言也是
言其胸中所無也子爲言官不能言其胸中
所無者以入告於君聞於友而欲使人言其
胸中所無者以壽其母乎諸大夫國人以斯
言也告不佞不佞曰卓哉其斯爲明仲母其
斯爲明仲所以壽其母與人所以壽明仲母

者也且諸大夫國人今日欲有言者凡以壽
太君耳請卽言太君壽可乎使明仲得至此
者實太君之壽爲之夫人臣畢意事主處不
諱之朝而欲竭其款款之念無以有已無以
有家而不能不喜懼於父母之年有年矣而
或抱蹢蹢曼曼之嘆則亦不能不低回於進
退之際而婉戀於君親之間太君年七十保
艾爾後有子七人子復有孫粲粲然夕膳晨
羞不尚有人自明仲之爲給諫也天下以爲
真諫官明仲方歆然不足也語人曰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夫明仲之言其行者業已爲功
其不盡行者足以爲案明仲不可謂不得其
言者矣然使太君之偃仰於家也猶其就養
於官也使明仲之拮据於官也猶其左右於
家也如是而後明仲可以有言可以無不言
使明仲至此者不可謂非太君之壽及子孫

振振之所謂也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其所
修視其所享太君雖欲不爲古聖善之母而
不可得然則明仲雖上承太君之意不敢以
太君之德聞於人人之爲明仲壽其母也不
忍違明仲之意復言太君之德然爲人子之
善揚母德者未有如明仲者也

譚母魏孺人五十文

陸讀陶士行母截髮事悲其志謂母之勵其
子以結友篤一至此惜其意但以其子之仕
進爲始終而已吁婦人愛其子能勵之結友
矣又欲其所以結友之故必出於功名進取
之外談何容易哉何者功名之際人決不能
無故而輕之然不可以是而量天下之爲賢
母者也世固有一往奇情母與子適相值而
相成者雖不必有其事而識者已諒其志矣
吾友譚子元春孝友至性而負天下之奇情

者也自其尊公豪朗多遺業聽之友天下士
而寄其所之於山水詩文賓客之間尊公沒
而有母魏孺人者賢凡其子之所欲所爲無
不成之譚子於天下士獨友惺若閩蔡敬夫
蜀朱無易則友譚子者也惺與兩公者明爲
仕宦有官職人其於以相引爲進取情理皆
合乃譚子非惟耻以此友吾三人而三人者
之友譚子也又若越此而時以山水詩文賓
客之趨廣之夫數者去進取甚遠然譚子爲
諸生不敢有輕其諸生之心何以知之於其
精諸生業知之世見譚子三十餘尚爲諸生
今其母五十而猶與諸弟以逢掖揖酒堂下
憐譚子與疑譚子者無所歸過茫然謂譚子
進取之道以山水詩文賓客奪之爲其友者
不能無罪焉卽譚子不能爲其友解此於世
而母獨信之曰此真吾子友也夫有信於友

以順其親者譚子是也有信其子之友以成其子者其母是也今譚子方以諸生首見知於督學葛公揆之世法是其爲諸生方亨宜可以是以壽其母譚子意忽忽欲棄去之夫譚子不敢輕其諸生其爲諸生又方亨而忽欲棄之此其故必不出於憤且誰可知必有以足乎中而超乎外者譚子曰非上有賢母春也何敢動此奇情觀母之立意持論卓然皆有以其命諸子柝箸也曰勿學吾魏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習世務潰其家聲徒博義名見諸子賞文析義攫食爲歡喜曰吾乃見汝曹爭卽長如此可不富貴是其特達真實不牽於一切虛名文具此識力其於子之至性奇情何患不能信何患不信其子之友有所自足於倫理之中而後能超乎世情榮衰之外非苟而已也假使譚子爲諸生方亨而

真棄去焉譚子優爲之聽譚子爲之者其母
優爲之然安有天人理數俱聽其如此而不
之止者然則譚子與其諸弟策名清時了經
世事而後行其意卽不必以此壽其母然爲
譚子友者固願譚子之出於此以解夫世之
罪其友者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志
者不必有其事也夫若是則所謂出於功名
進取之外者爲譚子與其母者自有其志而可
矣

湯祭酒五十序

宛陵有湯嘉賓先生者乙未魁南宮賜進士
及第爲故新建張相國所取士相國子穉原
以文交於予請予作湯先生五十敘其言曰
湯先生意度高廣人也其肝腸栩栩然見於
須眉鼻吻之間與先師雷翁思太史善其人
亦相似皆憐才而喜談天下事於士有一之

不知嘗引爲耻事有一之不可爲不啻身憂
之循資旅進異日皆可爲救時宰相先師往
矣無足言者使湯先生異時得爲宰相其於
今世之爲所欲爲者皆可以坦然交不相妨
非惟不相妨而皆可引以共濟使國家交收
其用奚以明之今之爲所欲爲者何事也其
途徑雖多作用雖殊不過欲致高官大位而
止不則欲其擁戴而爲所欲爲者各致高官
大位而止彼僞且險者欲盡擠一世之人淪
其耳目而束縛其手足以自致高官大位卽
微湯先生世固不能聽之矣其才而稍質且
恕者固人人而可高官也人人而可大位也
湯先生又烏能禁之故今之爲所欲爲者不
係於湯先生之去不去也庚戌辛亥之際諸
公躁而失圖私計湯先生一日不去則吾不
能一日爲所欲爲諸凡摧折人才破壞元氣

滋議論而傷國體之事卽不以先生一人終
實以一人始至今年丁巳先生才五十耳使
國家無故失一救時宰相有識者爲先生惜
先生曰何至以吾一人而籍籍若是吾去且
有餘罪今先生去矣爲所欲爲者宜可以得
志矣彼僞且險者空爲禍始且與先生同廢
所謂微湯先生世固不能聽其所爲者之效
也乃至才者亦甘爲僞且險者用而以其人
與官徇之使國家於湯先生與去湯先生者
俱不得其用豈其甚也此可爲去一人而爲
所欲爲者之戒也不然先生今年才五十耳
於以爲救時宰相行且見之矣

袁太母八十序

國家常賦在太倉者不知何故缺額遂至四
百餘萬南都亦不下百餘萬今邊腹多事言
之可爲寒心而無處措手則仰給兩淮鹽課

者勢也乃套搭之害中於兩淮者十餘年矣
引目沈壓如金珠之墜沒於淵谷雖明知其
不能脫於淵谷之中而亦無從出之使必爲
世用舉縣官定制反以爲意外理外不可行
之事必不得之數竟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
也戶曹郎楚滄孺袁公條爲䟽理之議部覆
報可要以見引間行積引期十年而套搭盡
乃復鹽法之故而更端焉其言甚快而密覈
而恕當事者用首議之人往視厥事遂置公
憲司䟽理鹽法法有瘳矣乃私憂者猶慮絃
轍已熟窟塹已深奸商宿吏懼於一切摻剔
且力能中格之二而予獨料公之必能辦此也
何以言之凡見以爲言美名美而行之或中
格者必其有不合於人情者也公之妙心妙
手皆從靜慧平遠中出無一毫紛更喜事之
氣見於意色之間而又皆依人情爲之是其

所行者必有妙於所言者而後爲言臨事之
所弛張必有妙於先事之所區畫者而後區
畫於先事也予誠冀公早至一日使予言早
雪一日公獨以母太君篤老依違膝下不能
去兩淮人計無所出庶幾用國家運數與商
民願力保茲太君使公無內顧而太君亦趣
令之任曰勿以我故乏王事老婦猶能侍粥
待兒之得當以報也公至定爲綱冊輔部議
而行之其旨在顯然示之以利而不遽問其
害使國與商先嘗吾法之利而蠹國與商者
欲害吾法而無所用且各擇其所爲利者而
往焉蓋受事四日輸者十四萬今未及朞月
輸至一百四十萬還套搭二十萬補司庫所借
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歸實塞下而不授
命於奸罔者語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爲
有德商何以昔迺而今輸也情也情者何也

利也依人情而爲之者依乎此也輸之利甚於逋雖禁之勿輸賞之使逋固不可得禁之勿輸賞之使逋而不可得鹽法無餘事矣無害吾法者可問矣向之懼其摻剔而置身無地者不虞其寬之至此也公䟽理之效如是太君亦復從容歲月以至八十視息愈善此固太君之子用國家豐亨商民樂利之氣導之慶而又於裕國通商之外留一往和平寬大之意於以養其志而資其福八十又何足爲太君壽焉愚獨謂天畀壽母以寬勞臣則太君一身又國脈商命所係所願保艾爾後者又不獨慶吾私雪吾言而已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歲辛卯惺年十八出就郡國童子試吾師無錫鄒彥吉先生督學楚中時年四十三玉貌鐵骨淵鏡肅然其於士之文之人當於意與

不當於意者一裁於胷中眼中手中言使
士自得之無後言而已初無幾微見於詞色
之間威儀齊整噐鉢無聲惺何知敢定先生
之人然私計古之所謂靜者意卽其人也明
年先生遂中忌者歸歸而楚士之先後起家
中外爲名碩者十九出先生之門惺亦以庚
戌舉進士通籍戊午請假寓南都則先生七
十矣計先生家食凡二十有八年惺默觀此
二十八年中世變人情動定倚伏先生所以
處之之道非古之所謂靜者真不能與於此
也何者靜之爲言在庸人易在賢者難在市
朝易在山澤難名爲小人者招之不來易名
爲君子者引之不入難也年來起廢之典格
不行士大夫一經家食便同永錮望賜環束
帛如日却河清其人無慮皆世所號爲賢者
其勢決不能蔬食沒齒無故而老山澤之下

明矣打手抱膝思一有所通之而無其術相
與別創一標目開一途徑以爲從吾說者旣
得高官大位之實而又不失端人修士之名
使天下羣矢職之人若狂若沸驅而納諸其
中先生居是邦也有高才重名引而入之可
以爲重先生以爲苟非吾心之所安與道之
所可久雖加我以高官大位題我以端人修
士而吾有所不敢受二十八年中安身立命

於山水賓客詩文書畫

園池歌舞間者如一

日向所云標目途徑思以易天下者其效何
如哉論定事明技窮興盡名與實兩無所歸
而先生獨自如無寧使人謂山澤中作用無
一可信而猶有真文雅真風韻固先生以靜
留之也怪乃謂先生所以壽者其道不出於
此今夫山至壽也於人事則有館宇之成毀
於物態則有草樹之榮落於天時則有風日

之陰霽而卒無改於山故山者闔人事物態
天時者也不爲人事物態天時閱者也靜故
也惺年十八而見先生四十有三今先生且
見惺四十有五數十年中其爲我毀榮落陰
霽也多矣閱世而不爲世所閱者至靜靜
則壽山之象也

卷之三